

努力维护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日】宫本雄二

(日本外务省 东京)

【摘要】 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并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各自的绝对国家利益。两国地方的交流一直是支撑两国关系的基础。钓鱼岛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地加以注意，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日中关系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我们没有“玩火”的余地。现在日中两国国民舆论、国民感情和社会氛围都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日中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不改变整体国民舆论就不能往前发展的阶段。今后的技术革命会切实改变经济、改变世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也会更加紧密。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观是日中双方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依据。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是抓住共同的战略机遇期、追求战略性共同利益的互惠关系。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不仅是日中两国之间做出的承诺，也是我们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有美国这个后盾，所以可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这种想法是对形势的极大误判。在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对立中，70% 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西方文明有很大的缺点，已经到了极限，需要有东西进行补充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现在正是需要日中两国携手合作的时候。整个亚洲国家应该站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让人类文明更好地发展，让世界文明变得更好。

【关键词】 日中关系；地方交流；安全保障；人类文明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5-0020-06

在 2012 年“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这么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和新潟县、新潟市共同举办“回顾邦交恢复历程、展望日中关系未来”研讨会很有意义，对此表示敬意和感谢！40 年的时间很漫长，中国朋友经常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简单的事情，用中文来说叫“来之不易”。对比现在日本政治的现状，1972 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比起现在要严峻和困难得多。日本以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中国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主努力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他们这一辈都曾拿

枪杆子相互打过仗的，他们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并以发表《日本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形式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我看过很多人为此写的回忆录，大家都认为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并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各自的绝对国家利益。为此，从 1972 年邦交正常化以后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努力维护着这种关系。理由是，这对我们、我们的儿子、孙子辈来讲，邦交正常化都是最正确最好的选择。特别是新潟县、新潟市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此深表感谢！

一、日中关系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6年4月，我接受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任命前往中国赴任时，日中两国关系正处于相当冰冷的状态，但每次到地方访问时，都令我思考甚至怀疑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这种政治冰冷状态是否是真的。事实上，包括小泉首相任期内的五年间，两国地方间的交流一直在扎实推进，并深化扩大。我深切感受到两国地方的交流一直是支撑两国关系的基础。所以这次当我应邀来到新潟，在新潟看到大家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我感到备受鼓舞。在东京现在很少能听到友好的声音了，我也时常因此感到有些泄气。但今天我在新潟、在大家身上得到了勇气，对此再次深表谢意！

可以说，从邦交正常化之前开始，日中关系就有高峰有低谷，在我的记忆里两国关系全是好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定会经历各种风雨和波折。我经常回忆起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徐敦信大使等许多中国朋友一起，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场景。我们努力维护和培育的日中关系经常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历史问题，三是现在闹得很厉害的“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最近又涉及安全保障问题。有些问题日益复杂，并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正如徐大使刚才所言，并不是正面交锋就可以处理的。日中两国作为主权国家，都在宣称这是自己的领土。所谓外交就是妥协，不妥协的外交是没有的，那么在领土主权方面到底是否可以妥协？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在陆地上都已经通过妥协解决边界问题了，可是在海洋上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方面也没有这样的准备。在无法妥协的问题上如果硬要跳出来直接对撞，就会发生冲突，外交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如果这个问题太往前冲，仅靠外交手段也无法避免冲突。

因此，我认为“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迄今日中双方都曾经想尽这样那样的办法控制了局面，现在开始感觉已经过了可以想这样那样的办法加以控制的阶段了，也就是说，如果日方为了强化日本的领土所有权而采取措施，中方就必须对此采取对抗措施。日方对此再采取对抗措施的话，中方将必须再采取进一步措施，问题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对此我们必须相当注意，真正地、真正地加以注意，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日中关系真的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玩火”的余地。所以日本政府和国民必须认真考虑怎么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刚才徐敦信大使谈到的观点，我的想法也非常接近，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了不能再扩大的时候。

二、发展有大局观的日中关系

现在，日中两国国民舆论、国民感情和社会氛围都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我40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在前25年，由职业外交官和政治家一起商量后，大致就可以决定外交政策。可是现在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发表意见并影响政策制定，本来是由一部分领导人和政治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变成了要与媒体舆论、国民感情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讨论后协商制定。大家都知道，中国因特网十分普及，中国民众有机会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作为现实问题影响中国政府。无论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国民舆论和感情都很容易影响到外交政策，所以从结论上来讲，日中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不改变整体国民舆论就不能往前发展的阶段。现在日中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两国外交也在新的环境下变得十分困难。那么日中关系今后该怎么考虑？两国只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日中两国无法搬家，经常有人把日中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夫妻在法律上还可以离婚，不想见对方时还

可以回娘家。而日中两国极端地说（或许这一比喻并不恰当）就像被关在没有窗户和门的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想离也离不了只能处好关系。日中两国基于这样的地缘条件，同时又都是大国，两国之间决不能打架，正如徐大使所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对两国关系非常正确的形容。

我下面想解释一下我自认为是正确的理由。我读过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公开文件，其对全球形势的判断是，认为当前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深化，这与我本人以及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今后的技术革命会切实改变经济、改变世界。现在学者们推崇的信息技术（IT）革命，在本质上会与过去的几次产业革命一样，将有力地推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也会更加紧密。我认为这一历史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并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观是日中双方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依据。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当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中两国，如果只想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取利益，而不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是否可以？战略互惠关系是抓住共同的战略机遇期、追求战略性共同利益的互惠关系，在国际经济框架内我们必须发展这种关系。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日中两国的战略性共同利益？从长远、根本和宽广的视角来寻找我们的共同利益到底是什么？进而根据战略性的共同利益来建立互惠的关系。当事关重大的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时日中两国不出手帮助是不行的，世界排名第二、第三的两个大国关系搞不好，只知道吵架，不仅不能为国际社会安定和发展做贡献，反而会成为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因，从而意味着我们两国没有对全世界人民负起责任。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是对我们两国提出的要求，不仅是日中两国之间做出的承诺，也是我们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因此，两国有义务建立一种能够合作的两国关系，对全世界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要从这一角度看

待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有大局观的两国关系。

三、建立日中互信促进安全保障合作

在安保问题上，各位都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年年不断增强，对此美国人开始觉得不方便。是否已经到了感受到威胁这一步很难讲，但至少是美国人觉得相当不方便。美国此前全力投入到伊拉克、阿富汗等这两个国际问题当中，现在差不多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在军备整体缩小的情况下，美国正思考如何在全世界进行军力再分配的时候，他们开始非常在意中国，然后才有了大家在报纸中看到的美军“重返亚洲”的口号。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是与其削减国防预算同时进行的，美国今后还会进一步减少国防预算，在此过程中把以前投入到伊拉克、阿富汗的大量军事力量部分转移到亚洲。美国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在军事上与中国进行对峙或对立，也不认为有这个需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有美国这个后盾，所以可以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这是对形势的极大误判。美国只是在大环境变化之下做出了微小调整而已，它们非常需要与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经济上的良好关系。美国是在综合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后采取综合措施的，而不是突出军事来应对中国。因此，希望大家理解的是，当日本因为某种原因与中国关系不好时，有可能美国不会自然而然地帮助日本。在迄今日中关系存在的三大问题的基础上，再加上安保问题，导致现在的两国关系更加复杂，同时美国作为参与方也希望发挥更大作用，日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安全保障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之所以说它麻烦，比如经济，诸如经济学原理等书籍可谓堆积如山，想必不少人都读过。一直以来，产生了许多诸如金融论等各种理论，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理论体系。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这样一个学

术体系。但是，各位朋友，军事安全保障也形成了同样的学术理论体系，全世界关于安全保障及军事战略的书有数万种之多，这也形成了一个学术体系。然而，经济与军事安全是 180 度不同的问题。开展经济活动，基本上是靠人们合理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定位和寻找商业合作伙伴，借以从事各种具体的商业活动。简而言之，这依托于人们的合理判断。所以我们只要读经济的书，就能发现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数学方式，也就是说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理论，是科学性的。但是军事安全保障怎么样呢？我最近在读《孙子兵法》，里面讲“兵者，诡道也。”在这里，诡道就是欺骗。军事安全保障的基本就是欺骗，并设想要应对最坏的事态，认为敌人一定会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攻击并消灭我们。这是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的思维前提和思维模式。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是如此，但凡在军队里工作的人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理所当然就是军人的工作。这一点影响很大，带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也对我们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类还没有找到答案。经济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双方通过合理的判断，最终可以建立起双赢关系。如此，经济上就很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来。军事安全保障则建立在我刚才所说的观点的基础上，所以合作关系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也有体会。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日中两国之间，当然还有美国夹杂其中，不断插足日中两国事务，这是现状。然而，我希望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对此进行思考，单纯依靠军事实力能解决问题吗？现在经常听到讲中国的军事能力已经追上了美国，事实并不是如此。美国的军费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被列入“第二军团”的有很多国家，中国目前只是稍微领先于第二军团而已。二战以后 60 多年来，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是远远领先于世界的，这是一个惊人的积累过程，这导致至今中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是最突出的。但是即便作为这样一个军事强国，美国也没能解决伊拉克问题。连这样的美国都没能解决

伊拉克问题，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靠军事实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外交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应该认识到，军事应该仅限于保卫自己国家这一目的。无论走到哪里，靠自己的军事实力谋取经济利益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所有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应重新认识到军事力量应仅限于保卫自己国家这一基本点，最好不要去扩大自身所谓的“不得不做的任务”。即便扩大，我认为“任务”也无法完成。希望负责军事安全保障的人重新思考和定位军事安全保障的作用。如此一来，国家间在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余地将有望扩大。当然，为此要先克服彼此不信任这一首要问题。

刚才也提到，日中两国除开展合作，别无他选。对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如果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就更显而易见了。如果日中两国产生矛盾和争吵，就没有未来的亚洲和平与繁荣，只有日中两国携手合作，才能给广阔的亚洲地区带来和平与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国家，日本也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刚才，就日中合作对世界的作用向大家做了说明。同样，日中合作对于亚洲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两国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

四、日本如何与中国进行交往

我希望日中两国普通民众间能够尽快实现如世间普通朋友般的交流。我 2006 年到中国赴任时，结识了许多在中国学习日语的朋友。从我个人感受坦率地讲，我认为在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对立中，70% 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我在此使用了“误解”与“无知”，这两个词，这是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目前，日中两国间正产生矛盾和争吵。换言之，我认为，日中两国间 70% 的问题是可以不产生争吵的。有一位刚刚从日本回到中国的中方学者对我说：“宫本先生，你提到七成这个数字，这是不

正确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解释说：“应该是八成左右。”所以非常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和非常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在他们来看，两国经常为不必争吵的事情而争吵。我经常说，只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势必产生利益冲突。为避免这种冲突的发生，我愿做出最大的努力。如果产生利益冲突，两国间争吵也实属无奈。然而，我感觉，目前70%是不必要的争吵，所以我希望两国普通民众能够尽快成为国家间交流的主力军。加强这些群体间的交流，将有望建立一个更加均衡、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方的社会。如果不这样做，正如刚才所说，国民反应会给两国外交带来很大的影响，日中两国关系也确实处在这种反应链中。这样，日中关系也不会平稳发展。

今天也有很多学者到场。我衷心希望，大家对对方国家问题的研究不是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到对方的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并将研究成果对两国国民进行宣传 and 发表。日本是这样的，中国是那样的，但是为什么中国会那样做呢，需要大家进行思考。人们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从对方来看也是合理的理由，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理由，中国的各位也能理解我们的理由的话，各种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了。1994年的时候我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当总领事，当时正好是日美贸易战争最后的阶段，当时美国以日本国内市场封闭等“不平等贸易”为由，要求日本丰田的雷克萨斯、日产的英菲尼迪等高级车征收很高的关税，引起了很大争议。当时正好是日本用泡沫经济的钱买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圆石滩高尔夫球场等资产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反感。我在美国电视上和电影里看到了他们所说的日本和日本人，在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都能感受到反日情绪，但是他们所说的日本和日本人与我理解的日本和日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明白了美国人是对自己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日本和日本人生气。在好莱坞的电影《旭日追凶》中，讲述了日本征服美国的故事，日本企业的人物一出来，全都是黑西装系黑领带，头发理成短寸，在

电影里面那样的人物都是社长，电影里表现的日本开重要会议时，都是那样的人物出场，自然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认为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我想说的是，日本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生气的对象大部分都是自己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对方的形象，所以现在日本认为中国恐怖，中国不好，但那可能只是自己头脑中臆想的东西，其中当然也有媒体的影响，说媒体的坏话不会有好结果，我在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当然今天在场的《新潟日报》是不一样的。中日之间的误解，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所以我希望双方无论如何应该互相接近，加深了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是“等身大”，无论好的坏的都是整个的自己，怎样装扮自己都掩不住自己的缺点，比如我这个人也无例外地包括我的缺点。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应有“等身大”的意识，双方必须用对方能够理解的理由进行交流。现在，经常有人批评外务省软弱，指责对华外交官如何如何，为什么不能坚决地坚持日本的主张。大家请想一想，“坚决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能解决问题吗？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各位会认为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是“正确”的立场去跟对方交流，就能说服对方，但在外交世界中，对方也有对方认为“正确”的立场，对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也是“正确”的，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事情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无论如何“坚决地主张”都是不能说服对方的。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令我想起克林顿总统说过，美国律师很可怕，因为他们更换了立场之后可以给双方辩论，今天给被告辩护，明天同样可以给原告辩护，好的律师可以为双方辩护，这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现实。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方100%对而另一方100%错的，外交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些外交官的宿命就是妥协，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对方的理由去理解对方，对方的外交官也会考虑日本的理由，然而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进行妥协，往往就被说成了“软弱”。小村寿太郎在日俄战争后的朴次茅斯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回国

后发生了日比古纵火事件，现在看来那是一次伟大的外交，但在当时却受到了国内严厉的批判。所以外交就是有这样的宿命，我并不是辩解，外交就是用对方能理解的理由，用结果上让对方认为对其有利的理由去说服对方，客观上也必须是对方考虑的，而不光是嘴上说说而已。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服对方，并且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需要双方去磨合的。在日中两国交往过程中，最初的阶段彼此都用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去碰撞，这是正常的。比如上次那个人说了那样的话，这时候不应该单纯地生气而是应该去考虑对方为什么说那些话，为什么那样做，考虑对方做出判断的理由，理解了这些之后就不会因为一件事而简单地生气或者耍态度，而是在理解对方理由的基础上，双方更容易接受彼此了，这样双方才能创造性去考虑我们两国乃至亚洲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着安全保障这一十分严峻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日中之间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从事安全保障的人们能够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人们，应该考虑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安心地建设自己国家的框架，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机。这不光是说日中两国，而应该包括很多相关国家，大家一起来考虑。很多人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表示了许多的担心，为了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应该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一个安全保障框架体系。中国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同时日本的安全也必须得到保障，当然美国会有美国的想法，俄罗斯也有可能加入进来。在这种环境下，我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理解中国一直以来心理受到的创伤，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一点，我这里再给与中国打交道不多的人重复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很多痛苦，同时中国人民为了重新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或者说必须给予充分的体谅。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世界大国，并且有充分的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应该

帮助中国实现更充裕的发展，使其有实力恢复其应有的世界地位，中国很大，影响力可能会超过日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创造新的体系里面，我认为日本的安全也是会得以保证的。那时候中国作为自豪的大国来思考问题，不需要通过不断增加军费也可以得到世界的尊重。在发展新的国际体系时，应该考虑中国也加入其中，我认为这样的中国作为我们的邻居不仅对日本，对亚洲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经常对朋友提起，我个人一直以来有个梦想，其实我们根本没时间光考虑日本或者中国，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文明”全是别人的，大家所说的“民族主义”、“自由”、“人权”，这些概念都出自西方，那么我们亚洲又贡献了什么呢？中国人可能会说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等等都是中国发明的，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智慧，我们也都认同，但是现在的世界文明是价值观，亚洲对此又贡献了多少呢？西方文明有很大的缺点，所以恐怖主义没有结束，世界纷争没有结束，战争还在持续，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已经到了极限，需要有东西进行补充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现在正是需要日中两国携手合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共通的地方就是中国古典，我们应该双方坐在一起重新学习中国古典，虽然可能会有人说这些东西太老了，已经沾满了尘土。朱子在南宋时期创立了朱子学，这是儒学的大转型，在儒学古典材料的基础上，朱子创立了新学术体系，对日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现在我们应该再重复一次那样的工作，让日本也作为伙伴加入进来，让韩国、越南也加入，整个亚洲国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让人类文明更好地发展，大家集思广益，让世界文明变得更好。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尽早看到日中两国携手发展的场景，这是我个人的愿望，希望大家都能认同我的这个愿望。

（责任编辑 双木）